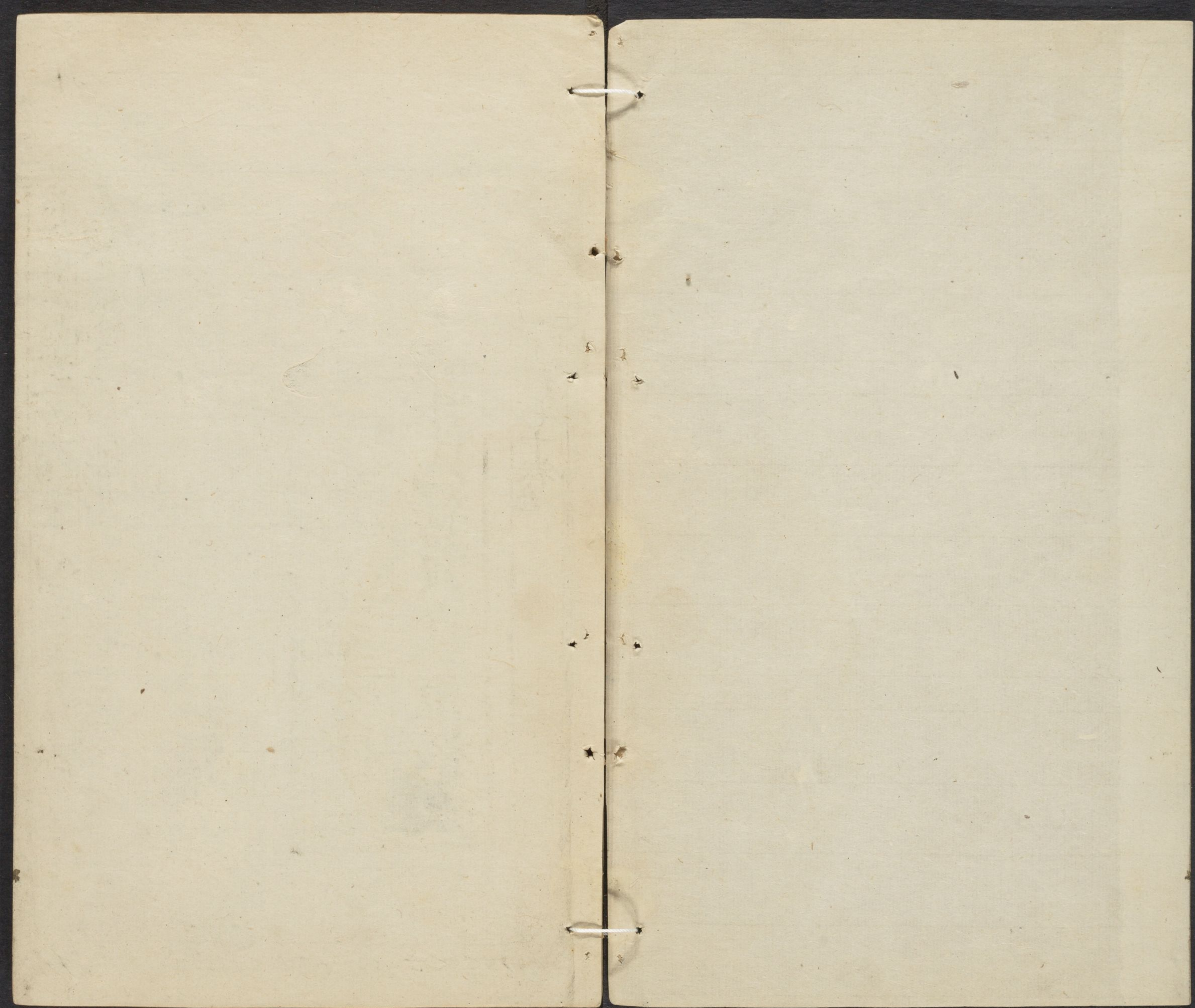


1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CHL 1060/42088



新刊性理大全三十九卷

諸儒一

周子

按宋鑑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輔成之子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釋物為已務尋因疾求知南康軍為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所著有通書太極圖說卒定封道國公謚曰元從祀孔子廟庭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也風霽自好讀書雅意林

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

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集覽

按宋鑑周敦頤通判虔州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集覽後乃知周茂叔也注婢渠渠營切無弟兄也娶鄰溪切寡婦也

以弄月

程子曰自爾見茂叔後必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

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善形容  
道者  
氣象

迺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每形容有道者

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集覽**

按宋鑑程昞字大中河南人羽之

曾孫仁宗朝以祖蔭補黃皮尉令行禁止神宗朝知磁州慈愨剛斷民皆懷德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惟後珣獨抗議指其不便累官至大中大夫○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果有古風為政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縈清緝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以濂溪之號

○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慈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王色金聲從容和毅○**石堂**領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

相矣

**集覽**

按宋鑑孔文仲字經甫臨江人迺之子性狷直以制宰薦極論新法之害為王安石所黜哲宗初再遷以左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卒○周子看得這

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

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

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在如何有此

說曰張忠定公嘗曰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  
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  
怪程大中獨知之曰然又道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  
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  
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  
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未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  
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  
有以闡天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  
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  
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  
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公

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  
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  
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  
湮補註熊氏曰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自孟子沒不得其傳聖人之  
不有先覺孰開我人補註熊氏曰不有周子先如此理  
圖不盡意補註熊氏曰書易通之書而書不足以盡周子之意○書即通  
書易大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朱子曰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  
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繫辭以盡言又曰大極具天地萬物之  
理周子為圖像又曰周子留下大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解  
得故大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又曰通書乃大極之說所以明天理  
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為之哉是則所謂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者乃所以著圖書之相為表裏而言意之無盡也與  
月無邊庭草交翠補註熊氏曰胸懷洒落猶光風霽月浩無邊岸  
象豈圖書所能盡哉○按黃太史云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又明道云周茂叔察前章不除問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贊辭引此所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若云豈圖書所能盡其意  
圖書具天地萬物之理斯言蓋非未子意也上文圖書不足以盡  
周子之言  
亦此意同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

不知為南安獄錄曰惟陳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誇此方是

外實頭下工夫底人集覽南安獄錄按宋鑑周敦頤康定間為

治之數願爭不能直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知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自孟子

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

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話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

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

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

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

孔孟之意復明

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

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

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

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而入

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

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

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

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

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故其所

養內克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位官○如春風和氣

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次嗟興起之不服

○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  
本乎易之大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  
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  
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  
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  
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設淫邪道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  
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  
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沒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  
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子軻氏斯時也百  
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

易道明

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  
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  
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  
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  
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尊尊有  
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  
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  
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  
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  
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

生理

易道明

五

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盖有不足學者於是  
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曰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  
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也乎  
**百代可用**所關誠為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  
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緝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  
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嚅之耶故尺祭前聖之所未發覺斯  
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按宋鑑程顥字伯淳其先世居中山曾祖而下至程  
南遂為洛陽人父珦神宗朝大中大夫顯生而秀爽  
舉進士歷鄆上元主簿晉城令專尚德化熙寧初為  
史裏行論新法不合去後又知扶溝縣坐獄逸因責

汝州稅折宗立召為宗正丞命至而卒以  
道學鳴世稱明道先生後諡純公封河南伯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  
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  
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  
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  
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  
於人君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及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  
是之非開**白**代**本**明**心**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

既求道之志



以興  
起斯  
文為  
已任

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  
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  
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荆棘聖門之蔽塞問之而後曰道先生進  
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  
皆獲其益如群魚於河也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辯而不  
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恕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  
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  
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文之吾身而自足  
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  
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  
迫然誠心懇惻弟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索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  
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

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友  
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人看龜山  
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團和氣○學者須是  
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鄂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  
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仲  
胸懷直是好與○底事○○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  
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  
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集覽  
鄂縣按一統志鄂縣本漢所置今因之屬西安府

明道者化

先生者之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  
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出之可  
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克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於○日○怡  
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  
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特載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  
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  
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昭古今而  
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自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

生理大全三十九

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更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集覽**斥堠許慎

曰斥度也候望也所以望烽燧也示兒編以斥候謂檢行險阻同候盜賊三國時烽燧一火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怨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地****有****成****德****君****子**所謂**定****心**者若先生是已

欲常  
見造  
物生  
意  
欲觀  
萬物  
自得  
廣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文詩寄温公其意有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集覽**呂申公按宋鑑呂公著壽州人夷簡之子幼嗜學至忘寢食夷簡繩之曰他日必為公輔寓居洛陽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温公同心輔政進司空卒贈申國公諡正獻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生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生理大全三十九  
首帝公論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  
而化民歷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欷  
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温温  
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  
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其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  
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  
道覺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敦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  
轉○替先生像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補註熊氏曰楊與陽同休  
如陽氣之虛物貌之端嚴如山之屹立玉色之温栗如玉色之不  
聲之洪暢如金聲之不絕○楊休山立玉色見禮記玉藻篇金聲  
見孟子休與煦固言其和氣接人如陽和之煦物也山立謂良立  
容儼然如山嶽之鎮重也玉色言其色容之盛如良玉温潤而栗

然也金聲謂其詞氣之出如金聲扣之以大則大鳴元氣之會渾  
扣之以小則小鳴也此二句內涵陰陽動靜之德

然天成補註熊氏曰是皆天地真元之氣會合而生瑞曰祥和

風日雨補註熊氏曰人之仰其德者如和風其雨之著物也龍德正中厥

施斯普補註熊氏曰龍乾之象九二中正之位聖人具陽剛中正

之德而在下位使得其位以行其道則此德所施極天下矣○易  
本義云正中者不潛而未躍之時也易傳云見於地上德化及物  
其施已普也又行狀云先生克養有素其接物如陽春之温其入  
人如時雨之潤其教人循循有序其為政道之以禮動之而和不  
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又曰先生有傳○傳○傳○傳○傳  
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施於當時抑且普及天下後世也

程子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大臣屢薦不起哲宗

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召崇政殿說書○身  
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益  
正公封陽伯從祀孔子廟廷

程頤 聖世 之逸 民之 程頤 聖代 之真 儒

**為國難**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難**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學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也

**新聖聽集覽**

王巖叟按宋鑑巖叟字彥霖清平人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弊遷左司諫特李正

不特所生父母服巖叟論其不孝後論章惇罪惡坐貶未幾入為起居舍人累遷

至端明殿學士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

**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集覽

世一統志漢江源出隴西番冢山由漢中府流經鄖

縣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大別山人於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言之則有四耳

先生 心存 誠敬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為傳途而其義不明矣○**尊官飾孔**由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待

聖人之道垂訓萬世  
士李宜師孔孟

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子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又窒而不由**也不亦謬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職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伊川深職聖賢氣象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學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

生理大全卷九

首節論公論

十一

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及也  
**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  
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  
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  
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  
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  
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  
會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不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  
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  
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  
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籍

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  
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  
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  
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  
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補註熊氏曰規  
度之器盡其所以為方圓平直之理者也胡安國言於朝曰伊川  
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司馬溫公亦曰伊川道德純  
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合  
二說而觀之則所謂規矩準繩方圓平直者可見矣**允矣君子**  
**也大成補註**熊氏曰信矣此君子之人誠然集大成之美○此二  
誠哉其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補註熊氏曰文章見於世猶布帛  
不可闕意味之根於理猶菽粟然雖無膏粱之珍實民食之不可  
無○伊川年十八游太學作顏子好學論學者師焉自是以講  
學明道為務未嘗為世俗文詞其文章傳世惟易傳為備故胡氏  
曰先王之文於易傳則因理以明象而知其用之一源於春秋則

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朱子亦曰先生之學以大學論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意正心脩身而目家而國以及於天下此即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也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補註熊氏曰知此德者少孰知其為可貴耶。知德者鮮也。此篇贊詠伊川氣象端嚴之態履道立言之正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

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孰以下總論二程。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

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欲將聖人今盡及四十未

能及顏閔之徒伊川曰如顏欲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

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

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

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

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

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

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

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曰伊川不

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

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也

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



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僉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

處極高集覽按宋鑑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以行義著而立志劉氏復上章乞追停冊禮停詆其妄狂削官徽宗立召為中書舍人蔡京忌浩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卒賜諡曰忠

五峰胡氏曰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功比關揚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

近也集覽按一統志漢州本唐所置今因之禹成都府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

明道伊川各德

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養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其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辯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道德各具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

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有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你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實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

明道  
可也  
顏子

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荏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着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仁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也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

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特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大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

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庶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由氏以來○而巳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

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

二程  
允養  
之至

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讀諸

先生之書惟學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事取其書及復讀之

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

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先生其猶○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

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按宋鑑張載字子厚蜀人舉進士為祁州司法歷渭州僉判召為崇文殿校書同如太常禮院為人志氣

不群初喜談兵及釋老書及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學焉神宗立詔問治道以漸復二代為對

與執政不合言歸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

所未發卒謚曰明淳祐初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其接入治作

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

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

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不

有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

之可見也○其接人多矣○雜者曰○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子厚之氣以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若心之象

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

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

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

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東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見知其遠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受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儒者自有名教

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與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勞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

自足

卅七

李必如聖人而後已

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路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迤之學官異日禮際上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信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足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

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集覽 稟文移疾西歸按宋鑑張載嘗為疾今按移文 稱病為是

子厚 德尊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也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二程 深明 湯道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其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成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此子又更有此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况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

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某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更容改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  
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點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  
與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  
程張之間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

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粗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  
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  
切實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  
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  
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  
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  
說仁者天下之公善者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  
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  
所謂一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  
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子孟子  
伊川橫渠其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替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補

註熊氏曰先生初喜孫賓吳起用兵之法後來盡棄佛氏老子虛

信辨之教。行狀云先生年十八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勇撤臯比一變至道補註熊氏曰臯比虎皮嘗在京師坐虎皮說

伏云嘉祐初見程伯淳兄弟其語道學之要先生與精思力踐妙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契疾書補註熊氏曰精思以通其微力踐以造其極中夜妙合於

以禮為先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補註熊氏曰西銘之書初名訂頑無非示我以仁義之大而可以

示人至為深切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

無餘矣○此篇替諫橫渠力學精思之功入道進德之勇

早悅孫吳按史記孫武齊人注見五十七卷吳起衛人嘗學於魯

子好用兵為魯將破齊復為魏將擊秦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仰謂

起曰美哉山河之壯起曰在德不在險武侯善之為西河守大振

聲名既而見疑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為相於是無養士卒平越取

陳却晉伐秦

諸侯畏之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

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也皆定也

**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雍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李之才探賸索隱遂衍先天之旨尤精數學著書十餘萬言舉進士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

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

還可也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自任是

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時少時自維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

高遠謂先生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

先生以道自任

首卷之三



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饗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其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七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權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備

內聖  
外玉  
之道  
空中  
後閣

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

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補註宋史列傳之才字挺之受易于穆伯長

攝其城令聞邵雍好李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而

雍深曠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

曰之憂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

也集覽如學於白源按一統志邵雍其先范人幼隨父吉徙其城宋天聖中吉登蘇門山顧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

所尚也遂下隱十山下雅廬有源之上布裘蔬食○堯夫於物理躬饗以養父受學李之才覃思於易後徙居洛陽○堯夫於物理

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後○四

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

○○○○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真是無端又如

言須信畫前意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

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真風也  
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  
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  
又得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也放著裏  
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效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  
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見  
女之學自開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邵堯夫病草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  
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化術  
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

甚可羞事到強為終脊脊道非心得竟悠悠  
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  
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  
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  
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  
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  
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  
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  
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  
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大理更說甚一二集覽

富彥國按宋鑑富彥國字彥國河南人爲學  
有大度仁宗時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拜  
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後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卒

贈太尉○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  
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着工  
夫曰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  
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  
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  
而壞無不如其言然○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  
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事無許多  
事卻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  
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堯夫之學志在經綸最為畫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

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堯圃讀書處古以下  
且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  
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為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  
之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  
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  
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  
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  
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  
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  
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  
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

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  
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  
居其城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  
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  
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曰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  
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  
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  
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  
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夫  
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

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音先生亦不屑也故  
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  
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  
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公相富公為買  
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  
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  
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集覽大名王

按一統志大名縣名五代唐所置今因之屬大名府王豫字天悅由處未詳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

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  
萬里之遠天地陰陽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損壞以聖人

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若之而  
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自待  
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存心**之流○**康節**學於  
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  
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  
猶有踈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  
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  
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也便是伊川不及也○  
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  
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溫公**橫渠之間則亦

伊川不及

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快摘紛微與佛老  
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以自有節的  
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  
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  
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評甚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  
曰**邵**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  
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象**矣○**康節**之學其  
旨趣在皇極經世其**存心**便是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學的  
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  
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

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始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辯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在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此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曾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

西○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具有與自家意思一舛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時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行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曰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安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

堯夫先知之術先生父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

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趙先生像曰天挺

人豪英邁蓋世補註熊氏曰天所挺生豪傑之人英雄超邁之氣

豪千人曰英蓋掩覆也程子曰吾從篤風鞭霆歷見無際補註

堯夫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篤風鞭霆歷見無際補註

熊氏曰御風氣而上游也雷震而在下遍覽宇宙之間浩無邊方

之限○駕風鞭霆即列子寓言御風之意蓋以深贊康節放曠之

氣象也無際謂天地六合之外程子曰堯夫放曠即伯溫曰伊川

嘗指食卓問曰此卓安在天上不知天地安在其處宗君為極論

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補註熊氏

州嘆曰平主唯且周茂叔論至此伊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補註熊氏

陰生於姤是為月一陽生於復是為天根言即子獨會陽長陰消

圖之上故曰手探天圖之下故曰足躡○閉中今古醉裏乾坤

之理而復卦居先天有圓方二圖始上復下乃圓圖也

補註熊氏曰開中自現居今之變醉裏玩視乾坤之大○行狀云

先生著經世書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

學下

斷自唐虞迄于五代天道人事興衰治亂靡所不載此即所謂

中今古也又無名公傳云性喜飲酒飲喜微醺弄九餘醉裏乾坤

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贊詞本此○此篇贊詠康節胸襟豪逸之

態玩心高集覽林少穎按宋鑑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累官宗正

明之域率為新法也晉人以王衍清談之罪深於桀紂王氏實負王衍之

責後以祠祿家居號拙齋呂祖謙嘗師之所著有書經全簡卒祠

性理大全第三十九卷畢

天根





來便在此聖學未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  
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異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用力  
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  
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入未易保也質夫也吾  
無疑焉○李端伯相聚之不久未見他極復然才識穎悟自是不  
能已也集覽李端伯按宋鑑李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  
中為秘書閣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  
亡也祭之以文曰自子兄弟倡明道學能  
使學者視做至今從者繼與劉絢有焉○呂進伯可愛老面好  
學理會只是到底○和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  
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温  
而氣和且又和且充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為初  
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

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謝良佐記問其博曰賢却計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

面赤曰也更是何意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

呂與叔語宜疑而信者致誠也集覽范巽之按宋鑑范育字巽之

今以養親歸從張載程頤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

御史裏行神宗時上疏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不報出知河中

府哲宗時召為太常少卿未久卒紹興中贈資文閣學士尹焞曾張繹後俊恐過之魯者終有

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

証吾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李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  
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見謂

定夫 見稱 讀書 過目 成誦

自後自過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  
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  
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  
亦絕人遠甚於同門自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  
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得領如系  
自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  
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  
重○知為○德○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  
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  
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  
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其惜之

中立○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  
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  
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子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  
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  
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沌同塵知之者鮮知  
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遠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挽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  
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  
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  
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必察

生理

有書

四

口道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揚

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

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集覽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因往從李

言新法失職後起知扶溝與弟頤奉其父响皆往及任滿歸維招

延之舉家寓穎昌故謝良佐游酢林大節楊時輩皆至而從學焉

○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也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

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歎曰學者

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集覽伊川自涪歸宋監程頤

書紹聖間削籍甯涪州頤至涪寓居北巖注易

所斬皆為名士徽宗即位黨禁解故歸河南也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

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成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

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昌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曾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類有泚其憤恨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上

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

○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其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其學心口

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每見人靜坐便嘆其

學○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

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馬愛過常人伊川曰頤○

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

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半餘日先生謂焯如見

謝楊  
二君  
長進

人  
氣  
相  
似

性理大全四卷  
首尾必心論

為孝之本主於忠信

顯道試問也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問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其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蕪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

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

聞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

扶聖道朱光庭按宋鑑光庭河南偃師人景子十歲能屬文覽契父蔭舉進士調萬年主簿邑人以明鏡稱元祐間

為諫官有去言略終集賢院學士知潞州光庭從程頤學嘗學於胡爰爰告以為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

升堂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

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初氏寬曰張思叔二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

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張思叔按宋鑑張繹字思叔河南壽

安人少家貧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伊川自治環遂往受業伊川稱其穎悟卓偉又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進士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

以干祿乎哉對面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

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

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集覽議誅元祐貴人

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

蘇軾劉奉世范純仁安燾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先光庭孫文鮮于侁賈勿鄒浩程頤秦人張來晃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

是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

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聞君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探

聖人  
以剛  
德爲  
君子

潛績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欵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其只是要着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子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

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  
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人皆是天資出人  
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統說得  
有意思便無收投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  
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  
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其久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  
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師見聽據當時事勢亦  
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集覽其召也以蔡京按宋  
時為秘書即初蔡京客張肅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亟亟引肅  
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網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

問其入肅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  
龜山先生安在由是乃召為秘書即利師道按宋鑑師道字子平  
洛陽人世衡之孫負氣勇敢知兵有謀以蔭補三班奉職宣和初  
知渭州累遷洛州防禦使因夏人犯邊以直言忤王黼責為左衛  
將軍致仕金人入寇詔趣復勤王欽宗立突圍入見乃上疏極  
陳講和之非帝不聽弟師中戰死憂憤而殞李伯紀按宋鑑李綱  
字伯紀即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率進士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  
相益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  
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嘗曰不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  
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所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  
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

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  
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  
量嗟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狂既不能然又只是隨  
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  
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

得明教綱

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接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集覽元年夏五月罷王安石不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也語最公○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自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且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必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面

為己為人之分

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守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更不踈○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着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

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泯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人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此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然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具。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真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

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子聖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末也因言學者只守得其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有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告君之法也集覽

高宗按宋鑑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汴梁既陷高宗南渡都於錢塘以圖恢復用張勳韓岳為

將中興功業指日可期既而秦會賣國力主和議誅殺功臣岳飛既死諸將皆罷自是偷安一隅末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在位

三十○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

以有為此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

於天下為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也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

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按所抄語

錄去呈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其在何必觀此書蓋謂

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

固一集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

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

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按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

也南軒云朱公按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者大意

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

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

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

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

於學問集覽李朴先之按宋鑑朴字先之興國縣人潛子紹聖初

勸停尋以陳確薦徽言召對首言士大夫從王氏孝敗壞心術朴性鯁直操履切實天下高其名靖康初累遷祭酒高宗召為秘書

監未至○問和靖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

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

揚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揚諸公皆

才高又博治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

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集覽連山易

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艮商曰歸藏首坤周曰周易首乾其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問伊川門人如此其

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多曰

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

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

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魯便較

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

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

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

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言萬馬飽滿任性

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

得易○游揚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

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

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

後面又都交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

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

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

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

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

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

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

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  
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勉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  
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  
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  
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  
是一舛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  
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  
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  
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  
語非特為品藻一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  
識得自是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是將無處不

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  
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飛澤記差錄  
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  
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  
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朝却有  
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  
生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  
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  
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公論語  
序便可見集覽

陳文蔚按宋鑑文蔚上饒人號克齋朱熹門人講  
李錫山著書立言得其師旨趣高風雅操為鄉邦

所共景仰。卒祠于學。○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揚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倅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此小好而已。所以魯公聰敏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魯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

不周。徧孝文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以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曰當學乎。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

來園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硯平  
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  
己之難也程荷因言○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  
用却無健美心此○天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  
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  
海免在如何曰○公

覺軒蔡氏近思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  
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賢夫  
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胸中閱肆開發  
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

可  
至  
誠  
德

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  
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  
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  
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  
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  
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  
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惠辭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集覽○按宋鑑安節  
於為學師事程伊川以文行推重  
登元符進士第官至太常少卿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九所建明輒

生理大全四十一

首希心命

一

削其蕞故人少知者集覽

馬時中

按宋鑑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為西京法曹欲依程頤門之

學時學徒盡逐頤固辭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亦無憾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擢監察御史汴京陷張邦昌僭立伸以書責之邦昌氣沮乃迎孟太后垂簾高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湖廣誅邦昌等還奏黃潛善汪伯彥責監濮州酒稅卒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大學與程先生並舍

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

以造聖人為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

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

不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

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竟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

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

勸道  
人王  
以脩  
身為  
本

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功夫點檢他人

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書用范意先生謂

門人曰厚矣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

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曰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影名風

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

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

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

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後其材

沉涵孰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

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為人質

主理

百卷

一

和叔以聖門事業為已任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  
疑畏故識者方之李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  
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  
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  
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妻從游間以趨利叛去特  
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縉  
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  
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

風雨必一造馬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晉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  
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是不可行也

**集覽** 待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中仲自湖南還上疏言黃

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中御史基具言  
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  
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羅從彥** 按宋鑑從彥字仲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李陽時  
於蕭山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得朱熹

謂其替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  
而已李者稱為豫章先生卒謚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  
之差三日驚罵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

我狂過了  
一生

主里八八四六一

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龜山 曾道 東周

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必  
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  
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  
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楊道未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常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是  
緊要不可少不放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髮

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者皆有人心也善觀之  
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  
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  
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  
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  
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  
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  
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  
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  
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又與得好知要與通天下喫

生理 卷之四 龜山先生



便不可

先生  
有言  
有德  
君子  
之隱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特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州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聖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否作備創為功利之圖浸非裔夷之侮是其時故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恠之比邪

先生  
獨得  
其大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既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

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請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感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者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議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惠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皆可推矣

李侗

按宋鑑侗字京中劍浦人從學羅從彥結茅山里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妙斷幽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

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

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由嘗稱其如水盈缺月盈虧無瑕朱熹師事焉世孫  
迺平先生卒謚文靖所著有心平問答及語錄行世



原字  
如水  
壺秋  
月

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劉  
迪天啟語及先生登曰忽中如來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先君子深以為知言函稱道之集覽

沙縣劉迪天啟按一統志沙縣晉初所置今因之屬沁平

府劉迪字天啟未詳所出

○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

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竟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

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而益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

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

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

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

別直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速色他真箇是

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

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

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每常亦須

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

費力事所居祇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

亦有小書室然其整齊蕭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

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

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為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

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西

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

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卑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决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不害事。喜尚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天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

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見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此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

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其心嘗  
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  
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  
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  
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  
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  
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  
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  
熟耶○其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  
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

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卒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  
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荷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  
精義浩劫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軋端坤倪鬼神彰風  
靈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  
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  
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立林  
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捫衣發  
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枕駕云初講議  
有端疾病乘之醫賈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  
之合散在伸消有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眉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  
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非角趨拜恭惟  
先君實其源派閭閻俛俛欽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  
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官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  
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  
我衡門返旆相遭源秋已空其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  
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九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  
隆歸裝朝轍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  
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隆  
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素真以執其不忘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按宋鑑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青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比自辭高宗時以張浚薦除

胡寅

字明仲安國長子少傑點難制安國置書數千卷閑

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獻時政論尋求去留兼侍讀傳精春秋累官給事中著春秋傳卒文定從祀孔子廟庭

胡宏

字仁仲安國季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

即又從楊時學累遷起居郎後為秦檜所惡謫新州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千萬言世稱致堂先生

上蔡謝氏當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

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

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老言據經

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也○問文定却是早然有立

胡康侯如松柏挺然獨秀

卅八

致堂  
其家傳  
之生

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  
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之啟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  
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  
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曰豈有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大學○重○句如  
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  
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  
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以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  
正微細處五峯元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  
常侍之坐見其數不復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請人自獻于  
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

先

當時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致堂  
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其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  
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五峰善思然  
思過處亦有之知自疑議大端有○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  
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矣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  
論中誠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  
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但言  
其自自然然則謂之道言  
其實體則謂之德  
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休恭云知言勝○象似此等處  
誠然但不能絕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  
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文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

他一個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字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稍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

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入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其廢做體却是韓愈說性有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出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



以爲主則其或隨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  
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明仲常畏五峰議論精確五  
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官見以爲觀之殊不  
然如論語官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尚之  
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峰  
便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焦地分疏孟子刻也沉淪不能  
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  
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  
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

於斯

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矣○五峰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  
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  
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後無聲無  
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皆備可舉  
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  
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治之寶龜也○  
序五峰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  
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天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  
道義而參異同非后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  
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



